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7月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字数: 410千 插页: 2

印数: 1—3000册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毕遇辉 李 艳 责任校对: 刘继云 李 艳
刘继云 贺久杰

封面设计: 宁 政 版式设计: 刘继云 李 艳

ISBN 7—227—01330—8 / K·129 定价: 8.00元

编辑：李楷顺 张树金 邓贤赞 冯钧平
孟国芳 鲁学让 韩新华 汤永才
余骏升 简 政

目 录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	关连吉 (1)
陕西回民起义·····	冯钧平 (22)
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	冯增烈 (31)
白彦虎轶事·····	马 辰 (35)
肃州回民起义及其领袖马文禄·····	张世海 (36)
穆生花起义·····	马重雍 (40)
马占鳌的起义与投降·····	马培清 (45)
李德仓与陇南回民起义“南八营”·····	袁思维 (52)
宁夏金积回民起义与马化龙·····	马寿千 (62)
青海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汪受宽 (69)
迪化回民起义与妥明·····	马成基 (79)
光绪二十一年河湟起义·····	马培清 (85)
辛亥革命中的陕西回族名将马玉贵·····	马寿千 (90)

第二章 不屈不挠的反蒋斗争

回族英雄马和福·····	张 鼎 马峰玉 (96)
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	马思义 (98)
宁夏回汉支队·····	孙国标 胡迅雷 (115)
昌吉县回民起义纪略·····	吴英等口述 丁承平等整理 (128)
马仲英轶事·····	马全钦 马文祥 (137)

第三章 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

- 火烧沙俄贸易圈 苏 萼 (148)
- 新疆回族人民抗击阿古柏侵略的武装斗争 王 平 (151)
- 抗战时期的陕西回民 金 兰 (162)
- 青海骑兵师抗战纪略 马有光 (167)
- 国民党81军绥西抗战 王五典 (177)

第四章 历史悠久的工商业

- 临夏回族的商业 马占奎 王廷俊 (185)
- 吴忠回族的工商业 牛百川 张山林 (191)
- 平凉回民经济生活 平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4)
- 回民与古城驼运 包 山 王 晨 (199)
- 甘肃的皮筏运输业 王信臣 苏耀江 (202)
- 张家川的皮毛业 麻 均 马辅臣 (211)
- 昌吉的六保馆子 杨荣湖 焦万和 (214)
- 西安的牛羊肉泡馍 白剑波 (218)
- 西安的“一间楼” 郭新坤 (219)
- 西安名菜馆天锡楼 马德宏 (221)
- 洪福元和洪家街的兴衰 杨荣湖 (223)
- 天成和商号兴衰记 李凤藻 (227)
- 西安回民古玩业史话 马德宏 (234)

第五章 回族的教育事业

- 回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 马寿千 (239)
- 平凉国立陇东师范 马汝邻 (242)
- 张家川私立新民中学 李文著 李生民 (246)
- 西安市回民中学的创建和成长 马景华 (249)

西安市第一所回民完全小学	马希明 (253)
新疆回族文化促进总会	郭德 马登贵 (255)
昌吉县回族小学教育	王玉春 (258)
宁夏蒙回师范学校	吴敦善 (261)
马福祥与回民教育	宁文 (263)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孔祥录 喇秉德 (270)
青海回族女子教育	马迪甫 (278)
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国英 (280)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明贤 (282)
青海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文才 (284)

第六章 风格独特的文化艺术和习俗

河州花儿	孟国芳 柯杨 (288)
临夏回族宴席曲	周梦诗 (295)
回族姑娘的口弦	丁一波 (302)
米泉县回族民歌手韩生元	杨杰 (303)
河州的回族砖雕	李亨 (307)
回族武术	王新武 (311)
回族老拳师马怀德	牛怀民 马迪甫 (316)
回民习俗简述	马玉琪 (319)
回族婚俗	李树辉 (324)
回族爱好清洁	喇海青 (333)

第七章 教派门宦与清真寺

西北回族的宗教信仰	马通 (338)
格的目教派	马通 (348)
伊合瓦尼教派与马万福	马占彪 (353)
西道堂教派	陆进贤 陆聚贤 (363)

哲合忍耶教派创始人马明心	马 辰 (371)
马元章与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活动	马 辰 (377)
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	朱 刚 (389)
尕德忍耶九彩坪门宦	周彦奎 (393)
虎夫耶洪门门宦	马峰玉 (395)
临夏市八坊清真寺	马占奎 (400)
西安清真大寺	马良骥 (405)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孔祥录 喇秉德 (418)
乌鲁木齐市陕西大寺	乌鲁木齐市政协 (427)
伊宁回族大寺	马玉林 (429)
同心清真大寺	马峰玉 马占珍 (433)
陕西伊斯兰教	冯钧平 (437)
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孔祥录 喇秉德 (439)
朝觐亲历记	韩生贵 (449)

第八章 历史知名人物和事件

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诞生	马青年 (457)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诞生	田忠诚 (467)
爱国民主人士马辅臣	汪 溶 (470)
“和平老人”郭南浦	师 纶 (475)
和平勇士王莲茹	赵长明 (478)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赴青海的回忆	马丕烈 (480)
张乐山事略	张春在 (487)
马德函事略	马士年 丁 旭 (491)
深切怀念马腾骧同志	马思忠 (496)
忆父亲洪寿林掩护红军	洪清国 (502)
著名经师刘遇真	马靖夷 马德宏 (504)
西安市化觉寺掌教马谦益	马希明 (508)

我的外祖父马良骏大阿訇	赛明月 (511)
乾德县第一任回族县长马征履	杨 洁 (518)
春蚕到死丝方尽	于志祥口述 于秀兰整理 (526)
何义江生平事略	何凤祖 (530)
实业家冯瑞生先生	马希明 马锡屏 冯钧平 (533)
回族名医马芾轩	马德宏 (541)
农民土专家丁学礼	丁学礼口述 李艳整理 (544)
后记	(549)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

关 连 吉

清朝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二年（1862—1873年），陕甘回民坚持进行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反清斗争。这次起义，既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西北地区广大回民为争取本民族生存权利及其维护宗教信仰而写下的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这次陕甘回民起义的特点是头绪繁多，过程复杂，地域广阔，时间较长。一般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二年（1861—1863年），为起义的发动时期：

第二阶段从同治三年到同治六年（1864—1867年），为起义的高潮时期：

第三阶段从同治七年到同治十二年（1868—1873年），为起义的失败时期。

一、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爆发

（1）起义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王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紧镇压，

使中国社会开始一天天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咸丰以来（1851—1861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又把沉重的军费负担强加到人民身上，各种捐输和盘剥又应运而生。当时甘肃的情况是“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竭，亦窘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调重兵以协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方。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道路不得舁土一掩”。^① 陕西的情况和甘肃类似，从咸丰到同治初年变临时为永久的兵徭、兵差，还有“流差”、“正差”、“黑差”，不但出人，更重要的是出钱、出面、出各种费用，沉重的负担都落到农民的头上。

这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构成了陕甘回民起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但这只是起义的条件和一般的社会根源，而不是起义的直接原因。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清朝统治者一贯执行的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更加变本加厉罢了。此时民族宗教政策的反动，一方面表现为清政府对广大回民的直接的歧视和压迫，更多的则是挑拨回汉关系，通过民族偏见间接地表现出来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同治年间，满汉地主阶级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勾结，清王朝的中央权力开始向地方权力转移。所谓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更加突出。无论官方或满汉地主及其封建文人，都对回民和伊斯兰教倍加歧视。“回子”、“回逆”、“回匪”、“回贼”，各种侮辱性的称号不一而足，甚至以“猢”代“回”，表示回民不齿于人类。《平回记略》上写道：“撒拉猢猻，素称化外，由来不靖，其俗男女混杂，不知伦常，好杀食人，淫狠无良”，还写到：“此等回丑，环处中土，宜令其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举汉人教其子弟，使知伦常礼义，日积月累，油然感化，庶乎可无虑耳。”^② 歧视和偏见，跃然纸上。官方文书

和地方史、志中对回民的污蔑歧视亦比比皆是。歧视之余，就是加紧防范和镇压。在法律地位上，回民低于满人亦低于汉人，回民犯罪要罪加一等，回民流徙要远放，甚至要在脸上刺字。陕西华州、大荔有“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③的判词。回民聚居区要设重兵“弹压”，回民不许3人以上持械行走。对回民所普遍信仰的伊斯兰教一再三令五申，施行种种限制，甚至于要取消阿訇，如此等等，实际上要剥夺回民的生存权利，取消回民的宗教信仰。

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清廷对回民的民族偏见主要来自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歧视。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民族压迫不但从宗教歧视开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宗教的压迫来实现的。在陕甘回民起义爆发的前夕，上述民族矛盾的激化，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2）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爆发

陕甘两省的回民起义以不同的形式自发而起。甘肃的首义地点是河湟地区的循化和巴燕戎格（即化隆），陕西的爆发地区是临潼和渭南。宁夏金灵地区受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肃州受河湟地区的联络和策动。只是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陕甘回民起义才在“护教”的口号下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以后又形成了反清的四大据点，这已经是同治三年到六年间的事情。在这之前的第一阶段，各地回民起义不但是自发的，而且在事前并无联系。起义的爆发完全是统治阶级兵刃相加，官逼民反的结果。

陕西回民起义的爆发虽然受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由于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压迫和欺凌。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挑拨离间的结果，陕西的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朝邑、三原、富平、泾阳、咸阳等地官衙，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组织起来的团练，此时充当了欺压和屠杀回民的急先锋。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和捻军由武关直逼西安，汉

族地主阶级大肆散布回民“勾结长毛”的谣言，渭南一带首先发现“见回不留”的传单。很短的时间内，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械斗自华州开始，罪魁祸首就是地主团练。据《续华阴县志》记述：“四月十九日，擒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擒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二华团众，即寻华州之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持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以烧房杀戮为令。”^④《秦难见闻记》云：“四月二十七日，大荔县禀回汉械斗，请大兵镇压，二十九日，抚台派委员并回绅刘健川、米小官前往劝止。不知汉民将华州所属之回村尽行焚烧，大荔正在受乱，地方官左袒，其势遂不可止。”^⑤

以上史料，从各方面反映出了汉族地主团练欺压回民的事实，回民为了捍卫民族生存起而自卫，但暂时还没有发展到杀官起义，直接与清政府对抗的地步。而团练却是受到官府的赞同和支持的。团练头子如冯元佐、柏景伟、梅锦堂等欺蒙无知汉民，对回民大加杀戮。“长安柏景伟的团练，将户县、周至回民尽杀无遗”^⑥；渭南的冯元佐团练，则“与本县富豪赵姓及大荔之李姓，潜行唱和，声言奉旨洗杀回民……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侧即杀，无得免者”^⑦；梅锦堂团练则“纠合汉团二千余人先将长安境内各回村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渠堡回村围攻，合村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⑧清政府利用团练屠杀回民，等到回民奋起反抗，又假惺惺地派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到临潼去招谕，“劝寻回汉息事”。五月十一日，张芾偕知府马百龄等耀武扬威地到了临潼油坊街，声言要惩办“首逆”任老五。殊不知，任老五正是

领导回民反抗的领袖之一。当时，回民聚众反抗，以各个教坊为单位结堡自守，在大荔有王柯邨、乔店、羌白，在渭南有禹家庄、仓渡、邸家庄，在大荔和渭南交界有乜家滩等，“其余星罗棋布，不下数邸堡”，“首祸者，则赫明堂，任老五也”。^⑨张芾的劝谕，实际就是恐吓和镇压，而且汉团早以灭回传单相约起事，“单中即推张芾为首”^⑩。愤怒的群众在任老五的领导下，于十三日将张芾和汉族随员杀死，反团练斗争正式转化成了反清起义。

陕西回民的斗争由反团练向反清起义的转化，从清政府的态度上反映得更清楚。三四月份，事态急剧发展时，清政府派多隆阿部总兵雷正綰驰赴关中剿办，上谕“不问回汉，但问顺逆”，“不遵教化者毋论是汉是回即著督兵进剿，剿汉不得助回民，剿回亦不可借资汉练”。^⑪可是，仇视回民的汉族官僚地主，无一不报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光禄寺卿潘祖荫奏：“渭河以北汉村二百有余被回民焚杀几尽，死者十余万人。回民旗帜枪炮马队无一不备，其蓄志已久可知，特借械斗为名起事耳。”^⑫同年八月胜保进至潼关以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很快就下令：“回族猜疑激变各情，朝廷早已闻知，第回匪挟此嫌隙，剧肆鸱张，焚掠村堡，是启衅之由，汉民不能无过，而叛逆之罪实在莠回。……必痛加惩创，使其畏威怀德，方可剿抚兼施。”^⑬致使回民起义迅速扩大，几乎全陕西都揭竿而起，并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苍头镇为主要据点，号称十八大营。东路攻下了华阴、华州、高陵，围困省城；西路进攻泾阳、三原、咸阳、凤翔，以至全陕震动，省城危急，胜保八月进关以后，一路挨打，东西不能兼顾，起义烽火遍及渭河两岸。

甘肃回民起义始于循化和巴燕戎格，并略早于陕西回民起义。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起义的过程并不如陕西那样单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起因主要是民族宗教压迫，但亦有教派门宦问题掺杂其中。原来，清政府对这里的回民（特别是撒拉）

一贯怀有戒心，动辄“弹压”屠杀，早就使这里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处在极度激化之中。咸丰七年(1857年)，就有循化街子工撒拉回民聚众围攻厅城。烧毁要路桥梁、抢劫解省人犯的事件发生；九年，又有撒拉回民聚众持械赴丹噶厅与狄道回民的“辨教”教案；十年，辨教回民与大墩坪汉民发生械斗；十一年正月，陕甘总督乐斌派甘肃提督成瑞对撒拉回民进行围剿，西宁小南川的汉团乘官兵进山之际，在丹洛桑等庄“袭杀撒拉同教回民泄忿”，致使本来已平息的回撒群众从三月初九在南川与汉团展开了激战。乐斌慌忙调甘肃提属，肃州、凉州兵马2000名赶来镇压。三月初十，成瑞派先头部队500名前往南川，会同该处团勇堵剿。至此，官兵和团练完全站到了一条战线上。英勇的回撒群众给官兵和团练以歼灭性的打击。带队的守备陈治猷、把总王德被起义军击毙，成瑞因战败被撤掉了提督之任，由西宁办事大臣多惠接替，起义军旗开得胜。

多惠到任之后，慑于起义军的军威不敢贸然进攻。起义军在马哈三(马文义)、马桂源领导下与多惠议成“抚局”，乐斌、多惠还吁请豁免了西宁碾伯两县的应征粮草。这是西宁起义后的第一次“抚局”，实际上对起义军和回、撒拉群众是有利的。但是，汉族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却很不满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御史陈延经、裘德俊先后奏参。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清廷即将乐斌革职，改派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麟魁、户部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查办。起义军被迫再度围攻碾伯。沈兆霖接任了陕甘总督，气势汹汹地调兵遣将，妄图借民团之力一举歼灭回撒起义军，但很快就落了个虎头蛇尾的结果。二三月后，沈兆霖几次入山进剿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月初，沈又分兵四路，动用大炮火弹，也遭到失败。时值陕西回民起义处处发动，沈兆霖进退两难，反倒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在自请交部议处折中不得不承认自己的

无能，“惩创似不为不严，而该匪持险负隅，尚无就抚之机……彼时相持，饷需难继。现在豫、捻、川匪均扰及陕甘交界地方，较撒匪之患尤甚，此处军务未了，拨兵筹饷更难兼顾。再四思维，实深焦灼。”^⑭最后不得不“以防为剿”。六月，与马桂源议成第二次“抚局”，即告草草收场，悬拿马哈三一事亦付之空言，回撒起义军实际上得到了又一次胜利。沈兆霖匆忙起程，旋即在平番（今永登）被山洪淹死。起义军继续扩大并发展，随之陕甘回民起义即联成一气了。

同治元年十月，清政府又派多隆阿佩钦差大臣关防入关。星夜倍道而行，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驰抵同州，与胜保合军，使起义军腹背受敌，形势开始逆转。多隆阿手毒心狠，第二天就出队“将东西韩村贼营八座悉数焚毁”，^⑮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即使“求抚”亦“严斥不许”，或者只是被利用来作为大屠杀的欺骗手段。同治二年二月，羌白镇、王阁村先后被攻下。羌白镇“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王阁村被攻下时亦“杀贼尸山积”、“流血成川”，^⑯以致于尸体腐烂，“时疫大作”，可见其残忍到什么程度。四月初二，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苍头镇亦被攻下。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只能老幼参战，一面西撤，一面进行拼死反抗。七月初，多隆阿兵到省城，相继攻陷沙河镇、高陵、泾阳、咸阳等地，所到之处，大出杀手，不是“焚毁”，就是“平毁”，渭河两岸，火光冲天，尸体遍野，回族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正是这种屠杀政策，使“杀回灭教”的流言不径而走，整个陕甘回民人心惶惶，无形中促成了广大回民在“护教”口号下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全民族大动员，使陕甘回民分散的斗争汇成了争取民族生存的悲壮斗争的洪流。

综观起义的发展过程，清军由东向西节节进逼，陕甘回民起义步步结合，镇压和屠杀逐步升级，反抗与斗争日益扩大。与陕西省毗连的甘肃宁灵、盐固和平凉的反清斗争，爆发于同治元年

的八月以后，这决不是偶然的。此时正是胜保奉命入关“痛剿”的时刻，当陕西回民起义军西路发展到陇州、邠州的时候，盐茶厅一带的回民为了反抗清军的屠杀起而响应陕西回民起义军。接着，清政府平远所的把总马兆元在预旺城起义，固原纳三率众起义，平凉阿訇穆三（穆生花）起义，马化龙据金积堡起义，这些起义的原由很大程度上是“见回不留”流言的迅速传播所致，流言的制造者是汉族地主。地方官又请大军西来为依凭，加紧掠夺和欺压人民。如盐茶厅一带的起义，就是“该厅同知屈升之……于上年捐输后，借相验命案，带领多役来堡，勒令再捐，以致激变。”^⑩

同治二年正月初，穆三、纳三为首的起义军里应外合，攻占固原，王大桂跑去劝降被杀。二月初六，又攻占了盐茶厅，接着开始围攻平凉，到八月十二日平凉被起义军攻占。十月，宁、灵各路起义军和金积堡回回一起占领了宁夏和灵州。在西宁，花寺与大会门宦辨教激烈，汉团介入，官府镇压，马文义、马桂源带领群众围攻西宁府城。河州回民不忍崔甘庄汉团的欺凌，在闵殿臣等人领导下起义，十二月突袭河州城。狄道（今临洮）回民反抗汉团杀戮，以牟夫提门宦（即大会）为首，一度攻占县城。肃州有已革猎兵马得功与西宁、河州回民联络的起义。甘肃各地，凡回民聚居处，处处揭竿而起。到同治二年年底，陕甘回民起义已联成一气，控制了陕甘交界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多隆阿进退维谷，惊呼：“甘肃逆焰方张，情形危机，似宜全军西讨速殄寇氛。然而发贼盘踞汉南，川匪寇伺商雒，周至攻克之后，更臣军一动，陈得才大股势得上窜凤郿，窃踞我军后路。若再勾结蓝逆由商南并力回窜，省城无兵无饷，势难支持。我军既已入甘，即成鞭长莫及之势，腹背受敌，粮道阻绝，全军譁溃堪虑，且宁、灵相继失守，北山节节空虚，偿逆气联成一片，秦陇必同时震动，西北一隅，势将前功尽弃。”^⑪ 陕甘回民起义的大火已经熊熊燃起，